

The background of the entire page is a detailed illustration of a Zerg Goliath, a massive bio-mechanical creature. It has a large, segmented, yellowish-brown body with blue and black mechanical details. The creature is shown in profile, moving towards the left. Its head is large and bulbous with multiple eyes. The background is a dark, starry space with some nebulae and a bright orange light source in the lower left.

STARCRRAFT[®]
HEART OF THE SWARM

航空母艦

Michael Kogge

BILZARD[®]
ENTERTAINMENT

寇拉蒙德——神族將這艘航空母艦命名為同型艦之中的「奇蹟」，對艦上擔任第三工程師的拉魯來說，這個名字再貼切不過了。艦身優雅的曲線不容否認；它有著由卡萊工匠精心打造的光滑船殼，讓拉魯想起北艾爾的史瑞卡丘陵。再者，它的動力管路有種獨特的火花：在超乎常理的情況下賦予核心系統超規格的性能表現，在面臨艱難的挑戰時更是格外如此。拉魯也很自豪，他管轄的停機坪與戰機製造棚所生產的攔截機是艦隊中最善戰的，和其他航空母艦的搭載機相比，擊殺數經常是兩三倍之譜。

但*寇拉蒙德*真正能匹配其美名的，是它鮮有人能出其右的輝煌戰果。服役的數百年間，它建立的殖民地比衝突紀元以來的任何船艦都多，同時也在無數場戰役中領軍衝鋒。拜*寇拉蒙德*麾下攔截機威名遠播之賜，敵人往往聞風而逃。當可憎的蟲族襲擊艾爾時，塔薩達本人指定這艘戰艦與他的旗艦*星梭號*並肩作戰，它也極其榮幸地與其並肩奮戰到慘烈的最後一刻。即使號稱戰力更強、更新銳的虛空艦踏入戰場，神族對*寇拉蒙德*的尊崇使得無敵艦隊保留了這艘船艦，不像同級的許多航母遭到除役。對拉魯以及千千萬萬的神族來說，*寇拉蒙德*是個強大的象徵，代表著艾爾的古老之道永不消亡。

這個象徵如今陷入危機。除非拉魯可以在時間內恢復引擎動力，否則*寇拉蒙德*將在後方蟲族追擊下朝著瓦納斯星螺旋墜落、葬身火海。

「以卡斯之名，你跑哪裡去了？」坦薩兒尖吼著，她是交戰時負責管理工程師的聖堂武士。和平常一樣，她心靈之聲的音頻之大，讓拉魯一陣心驚膽顫。要是她把聲音放低些，大家的日子會好過得多——

「你說什麼？」

「聖堂武士，我什麼都沒說，」拉魯回應。他得看緊自己漫遊的思緒；他頭盔的幽能通訊器設定為最敏銳的狀態，以便在戰時的心靈喧囂之中還能保持通訊。「我目前在引擎連通道，攀向匯合口。應該很快就會出現在中繼區。」

「動作快點！護盾要失效了，我們只剩下一具——」

空母旋轉晃動，受到小型爆炸的衝擊。拉魯用戴著手套的雙手抓住梯子，以免在無重力狀態下摔落。警報器全力作響。

「攔截機群已毀！艦體上有刃蟲，蟲族攻入艦橋——」

彷彿被幽能之刃斬開一般，坦薩兒的聲音中斷了。

「聖堂武士？」

他調整了一下幽能通訊器。偶發的宇宙干擾偶而會中斷通訊。可是他的頭盔讀數顯示為最佳收訊狀態。

然後拉魯試著發出心靈訊號，心裡很清楚以自己差勁的心靈感知力，這麼做可能一點用也沒有。身為卡萊階級的一員，他沒受過全面的心靈訓練，只能感應到自己身邊的意識。

第三工程師呼叫指揮艦橋，請回答。第三工程師呼叫指揮，請——

回應出現——一股突湧的痛楚襲來，猛烈得把幽能通訊器的電容都震破了，他的心靈被痛苦淹沒。他把一條腿卡在梯子的橫檔上，免得被衝擊波轟回通道裡去。

Uhn dara ma'nakai ; uhn dara ma'nakai。他反覆唸著很久以前學會的一句卡拉禱文，這段文字已成了他危難時的救星。*Uhn dara ma'nakai*。我們的職責永無止境。這是他僅知能緩和自己、免於精神崩潰的方式。

Uhn dara ma'nakai...Uhn dara ma'nakai。嘈音逐漸褪去，他的心靈再度開始呼吸，先是斷斷續續、然後穩定至較正常的規律，他才有辦法理解剛才發生的事情。

死了。他們一定全死了。司法官、她的指揮幕僚、坦薩兒。蟲族一定是攻進了艦橋，把人員屠殺殆盡。那種強度的心靈突波，不會有別的解釋了。他感應到的那種痛楚，也不會有別的解釋了。他們的聲音被人從卡拉剝離，在他們受此磨難之後，他還能活著已經算好運了。

這場屠殺根本就不該發生的。艦隊指揮指派寇拉蒙德前去支援與蟲族陷入苦戰的神族部隊。可是在航向前線的旅程中，寇拉蒙德收到了一個求救信號，來自遙遠的瓦納斯星上的一座久以為廢棄的殖民地。

求救信號是個幌子；寇拉蒙德直接躍傳到一群蟲族的正中央。撤退是不可能了。攻勢才展開數分鐘，寇拉蒙德不只重力調節器毀了，連引擎連結也神祕失效，這艘航母成了甕中之鱉。拉魯與隊員衝去準備戰機，同時蟲族的腐化飛蟲與飛螳無情地轟擊航空母艦，毀掉了它的右側甲板。半數的乘員在那場攻擊中喪生，包括首席與第二工程師。

職階順位讓維修引擎成了拉魯的任務。坦薩兒命令他趕往引擎連通道，把寇拉蒙德攔截機的出擊工作交給他的屬下，薩柯波。拉魯對水晶矩陣以及動力連結的專業頂多只有中等程度，但這無關緊要。活著的工程師裡，就只有他最了解這艘航母了。

他幽能通訊器所受的損害讓情況雪上加霜。就算還有誰沒死，少了它，就無法和船員通訊。寇拉蒙德的命運如今握在他的手上，而且只有他這位第三工程師一人。

拉魯從腦中抹去那致命尖嚎的殘餘迴響，為了加快前往通訊矩陣，他做了自己唯一能做的：他放棄攀爬，朝牆一踢把自己往前推。

無重狀態產生了新的難題。一個失誤或是通道突然的震動，就可能讓他往後彈。他得小心。

來襲的蟲族無意間幫了他一把。他懷疑是刃蟲對艦身接二連三引發的爆炸，使他朝正確的方向加速。接近匯合口時，他抓住兩側的梯子橫檔。他讓雙腳在身子前方甩了甩，盪了幾次之後繞進了大轉角，再朝水晶中繼矩陣所在的最後一段通道飛去。

或者說，矩陣原本的所在處。

通道的盡頭沒有光亮。沒有蒼白的藍光，連那兒該有的一丁點水晶光輝都沒有。一片漆黑。

s 這是不可能的。司法官闊姐絲說過矩陣在這裡的，他也相信了她。她不只是這艘航母的指揮官，同時也是最高階的聖堂武士，可以感應到卡萊階級的他所無法察覺的事物。卡拉供予她的洞見，是他永遠都不會有的。

他撞上了中繼區的壁面，在衝擊力使他回彈的同時抓住了扶手。他整個身體從腳掌到手指拉成直線，有一會他覺得雙臂的肌肉都快撕裂了。但他的雙臂挺住了，他把自己拉向中繼區。

穩住身體後，他打開頭盔上的探照燈來檢查中繼區的設備。他把手揮過壓力感測器時，它們閃動了一下。他清點了共八條的中繼纜線。他把手放在主動力管路上，感覺到它的脈動，排能岐管最近剛耗去的能源給他一陣輕麻。一切都很齊全，看來也運作正常，只有一個例外：連接纜線與管路之間的水晶矩陣不見了。

會不會是司法官闊姐絲搞錯了？

他按捺住思緒，慶幸自己的幽能通訊器已經報廢了。抱持這種想法和叛亂罪沒有兩樣。他得專注在眼前的問題。這是他身為工程師以及卡萊的責任。

他衡量了自己的選項。少了經過特殊調合處理的矩陣，動力永遠沒辦法傳輸到引擎去，但要打造一個新的矩陣是不可能的。他沒有時間、也沒有那個心靈能耐，足以標記出引擎矩陣的結晶路徑。他是可以應急接起纜線，切斷阻滯器然後把中繼器塞進主管路，可是這只能提供一波能量，然後就徹底燒掉這組線路。

不行，他需要水晶矩陣。如果他想拯救心愛的寇拉蒙德不致墜毀於瓦尼斯，他現在就需要那個矩陣。但是矩陣跑哪去了？如果水晶破裂了，他應該會發現碎片。反之，如果水晶被人帶出了中繼區，他頭盔顯示器上的艦艇紀錄應該要顯示出有人經過了連通艙。

除非有人，或者有東西用別的方式進入了通道。

他把探照燈照向通道。除了順著壁面延伸的梯子以外空無一物。他讓頭盔掃描有無任何熱訊號或生命跡象。同樣的，所有的資料都顯示——

立體顯示幕出現了一個紅點，標示出他前方有動靜。一張滿口匕齒的大口驟然咬闊的同時，拉魯轉身後退。探照燈的強烈光芒救了他一命；光柱照得攻擊者往後縮，發出尖鳴與嘶叫。

他在觸發訓練中見過這種蟲族無數次了，可是一旦近身，飛螳的駭人程度無限倍增。牠是利爪與尖牙的狂亂變體，有著一雙皮翼與八隻橘紅灼熱、令人作嘔的眼睛。尖刺突出於布滿鱗片的蛇狀身軀，末端是彷彿另一張大口般、滿是倒鉤獠牙的泄殖腔。從這滴涎的腔室中噴啐出一團帶著刀刃的蠕動肉塊——那是一隻刃蟲。

拉魯伏倒翻滾。刃蟲擊中了他背後的牆壁，引發的爆炸把他震飛到另一側，他慌忙抓向任何能減緩他掉落速度的東西。他構不到梯子，於是抓住他唯一能構到的東西：飛螳的翅膀邊緣。

那生物扭動想甩掉他，卻沒能成功。在牠發出撼人的挫折尖嘯時，拉魯瞄到牠的喉嚨裡面有一股特別的亮光，泛著蒼白的藍。他馬上就認出來了。水晶中繼矩陣的亮光。

不知怎地，那隻飛螳避開了攔截機而溜進了航空母艦的通道。儘管他們以為這群蟲族有多麼愚蠢，這隻飛螳聰明得，或者是餓得把水晶矩陣給吃了下去。

不管理由是什麼，他現在有個選擇。如果他可以從這個生物的食道裡把矩陣拿出來，他也許就可以讓寇拉蒙德的引擎恢復運作，並且讓這艘航母跑得離這裡遠遠的。

航空母艦又開始搖晃，這一回的力道之猛，把拉魯和飛螳都撞進了中繼區。拉魯緊抓住翅膀不放，身邊開始天旋地轉。飛螳迴旋，發出痛苦的尖叫，轟射出一連串的刃蟲。刃蟲接連釘在牆面上，發出砰兵砰的聲響，然後爆破威力的總和在艦身上開了個洞。光線流入通道之中，但不是億萬星辰的微光，而是白晝的熾亮。

一片模糊之中，拉魯覺得自己看到了下方大陸與海洋的輪廓。寇拉蒙德一定已經穿過瓦納斯的雲層。很快就要墜毀了。

拉魯沒有狂戰士的戰技，他的爪子經年未使，也都鈍了。可是他有著工程師的思考

方式，慣於使用現有的工具來評估與修正局勢。也許他手上正握著所需要的工具。

他把一隻手從翅膀上放開，一陣大氣擾動衝擊航空母艦時，他差點鬆了手。然而他用手指緊抓著一節翼骨，他得以把身軀繞過翅膀，一腳踢中飛螳尾部腔口的中央部位。

那頭生物發出尖叫，甩扭著牠的洩殖腔進行反擊，牠的括約肌已經擠出了一隻刃蟲。如今少了飛螳翅膀的庇護，拉魯已經沒辦法躲過那可怖的附肢。

他等的就是這一刻。他放開翼骨，在刃蟲朝他發射而來的時候往下掉。或者更精確地說，朝他原本的位置發射而來。

拉魯從觸發訓練中學過，刃蟲只是一種生物機械。牠唯一的動機、終極的享樂泉源，就是劈穿多個目標，在衝擊的同時引爆自己身體的一部分，直到牠徹底消失。那就是刃蟲一切的存在意義；那就是蟲族將其發展極致的成果，極致到牠的生命周期。飛螳的子宮修改了每一隻刃蟲的基因，讓牠們在擊中最後一個目標時徹底成熟，造成最大的傷害。

這隻刃蟲活得比預定時間稍微久了一點。當牠飛過拉魯原本所在的位置時，牠綻放進入熾綠色的成年階段色彩、準備引爆，但卻沒有足夠的智力改變自己的軌跡並找出原定的目標。刃蟲射穿了飛螳的薄翼，繼續牠的生命週期，進入翡翠色的中年期，然後凋萎為銹綠色的老年期，直到牠終於撞進飛螳的腹腔。

刃蟲終於找到目的地時，飛螳的八隻眼睛全部睜大，透著地獄般的怒意。這個不具備自我意識的小小生物機械完全不知道牠鑽進了自己的生母；牠只是完成了自己生來就是要爆炸的目的，從布滿獠牙的腔口而生，再回到同一個布滿獠牙的腔口。

這場爆炸把拉魯拋回了中繼區。他拼命揮動雙手，用手肘勾住了一條纜線免得被彈回去。但是這沒能保護他不被飛螳的血液浸透。惡毒的酸液解除了他的防禦護盾，而且開始蝕穿他的輻射服。他迅速解下衣服前方的護甲然後甩掉它，用護腿抹掉頭盔上的酸泥。

一道蒼白的光亮迎接著他。彷彿眾星群拱著的一顆藍矮星而漂浮在血花之中的，就是水晶矩陣。

拉魯把手伸過那道紅雲、把水晶一把抓回來，絲毫沒顧慮到自己會因此受傷。酸液在他的皮膚上滋滋作響，朝底下的血肉滲去。他的肌肉被燒熟，蒸發了細胞。痛楚難耐。*Uhn dara ma'nakai*。 *Uhn dara ma'nakai*。要是他可以讓引擎恢復運作，就不用受苦太久了。沒有了抗輻射服，四處彈跳的廢離子會打擊他的身體，靜靜地奪去他的知覺。

行星的重力場全面發生作用，推擠著航空母艦，使它呈螺旋狀下墜。從艦身破洞看出去已經不見海洋，拉魯瞥見的景觀成了尖頂的巴列樹。他距離寇拉蒙德墜毀的時間已不多了。

Uhn dara ma'nakai。

他重新設定了壓力感測器，想像著他在艦身曲線上見到的史瑞卡丘陵。他以八角形的排列方式把中繼器接上水晶，就和他安裝艦載攔截機的中繼器方式相同。他把主動力管路塞進水晶的中央，一面低聲禱告、一面心中盼望著那管線中仍然殘存著獨特火花。

那火花還在。水晶亮起明亮的藍光，能源在矩陣路徑中流動。數秒後，引擎開始發出生氣盎然的低鳴。拉魯則期待著自己必死的命運，等著被沐浴於離子之中。

離子雨沒有出現。

連接器毫無預警地鬆脫；多歧管劈啪作響；引擎的低鳴斷了生氣；水晶矩陣粉碎了，沐浴在他身上的不是離子雨，而是水晶碎片。

拉魯掉進成堆的纜線之中，神族的偉大奇蹟寇拉蒙德墜進了瓦納斯的森林，成為他們偉大絕望的另一個幽魂。

根據卡斯的教誨，光明、璀璨，賦予活力而喜樂的光明，會盈滿那些進入當前生命之最後階段的信徒，並且點亮他們來生的起始。

拉魯在黑暗中醒來。黑暗與痛楚。難耐的痛楚。

他試著移動的時候，皮膚隨之裂開。流過他胸口的空氣彷彿火舌般燒灼著他。他的右掌抽疼，左掌劇痛。他體內的各個不知名器官以拷問般的促痛宣告自身的存在。他覺得自己好像從裡到外被烤了一輪。

這跟卡斯許諾的喜樂差遠了。他如果不是墜入了虛空，就是——

他還活著？

影像、回憶與惡夢回到他的腦海。通路。飛螳。牠的血液。

他應該已經死了的。

出於某個原因，他沒死。不知怎地活了下來。痛苦，脆弱，被酸液蝕去了半條命，但是還活著。

他是怎麼活下來的？

他的頭盔。它的防護層保住了他的大腦和神經索不致溶解。然而光靠頭盔是沒辦法讓他免於——

那場墜毀。他不該存活下來的。在任何想像得到的情況下，一架航母都不可能從軌道落下、到達終端速度後還能撐過地表衝擊的。就連寇拉蒙德這般傳奇而特出的航母也一樣。船艦本身和成員都該葬身火海的。他該化成灰燼的。

本該如此。死於業火會比他現在被蟲酸燒灼、渴求光明的命運還要慈悲百倍。

他環視黑暗，希望能調節他的視線。即使是一道光芒或光線都能提振他的精神，稍稍舒緩他的痛苦。光明是神族之根源。光明賜與他們智慧與能量。光明賜與他們生命。

這黑暗徹底無邊。如果他不做好準備，渴望很快就會逼瘋他。

他的頭盔——可以產生光芒。他用意志打開了探照燈。全象顯示無法作用，但燈光閃了一陣，然後保持長亮，而他努力將每個光子啜飲而下。

他發現自己被纏在中繼區上方的纜線裡，引擎連通道就在他頭上。航空母艦在衝擊過程中翻了過來，艦體的牆壁幾乎沒半點損傷。

是樹木不知怎地緩衝了墜落的力道？還是這是他的某種幻覺？

他將心靈延伸出去，在卡拉裡尋找其他的存在。雖然他的心靈天賦有限、又進一步被痛楚削弱，他應該還是能對船員的現況有個大概的掌握。

什麼都沒有。沒有回聲。沒有聲響。就連生命的原始感應都沒有。卡拉寂靜而幽暗。

他的心一陣沉重。他可能是唯一的生還者。

他躺著思考自己的命運，過了幾個小時，或者幾天；以他的狀態很難判斷時間的流逝。要不是他感覺到一陣微弱的刺痛，他可能就這樣倒在那兒直到死去。

那刺痛很輕微，他幾乎沒感覺到。那感覺沿著他擱在主動力管路的左臂而下，帶著週期與節奏，而且沒有酸液灼燒的痛楚。

脈動。一陣流過管路的脈動。微小而逐漸減弱。然而，這條管線裡確實有能量。寇拉蒙德的火光仍未熄滅。還沒有。

他必須做點什麼。他對寇拉蒙德的愛無與倫比。這艘航空母艦給了他一份事業，讓拉魯有機會成為它傳奇中的一部分。也許他可以拯救它不會掩沒於巴列樹林之中，或是被前來築巢的感染蟲布滿腐化孢子。也許他可以在艦上某處想辦法發動引擎。他對這艘航母以及可能生還的乘員有責任盡力而為，無論成功的機會有多渺小。

他費勁使力把自己從中繼纜線裡解開，站了起來。他大半的皮膚都起皺剝落，底下的肌肉柔軟脆弱。可是當他緊握線路、感覺到寇拉蒙德微弱的心跳時，他忘卻了一部分的痛苦。

他抓住一根巴列樹枝，開始往通路上方爬。

瓦納斯的高重力讓他向上攀爬的過程幾乎無法忍受。他沒辦法像航母還在行星軌道上的時候那樣朝正確的方向漂浮或推進。粗糙的樹枝磨破了他燒傷的手掌。當他伸手抓向一段完整的梯子時，又進一步撕裂了他的表皮層。他僅存的皮膚都破光了。他不想看，他知道酸液把他燒得赤裸只剩血肉了。

Uhn dara ma'nakai。他自發地誦出禱詞，彷彿本能般。*Uhn dara ma'nakai*。

他憶起第一次聽見這段文字的時候。那是瑞米庫唸誦的，他是拉魯剛開始服役時協助過的一名聖堂武士。異化蟲不只奪走了瑞米庫的整支部隊，還奪走了他的四肢。然而這名聖堂武士拒絕讓殘疾阻卻他的責任。他將痛苦匯聚成一股意志，將它鑄鑄於操控浮游平台的肌肉之上，那是拉魯用攔截機零件為他製作的。

Uhn dara ma'nakai。瑞米庫對這段文字的信念之深，讓他違背了指揮部的命令，回到那奪去他眾多事物的戰場。在一連串的復仇下，他獵殺了遭遇到的所有異化蟲，直到最後死在蟲族后蟲的巨口之下。

Uhn dara ma'nakai。「我們的職責永無止盡，」瑞米庫總是如此吟禱。

拉魯既沒有聖堂武士所受的訓練，也沒有他的耐力。他沒法把自己悲慘的命運轉化為戰鬥的手段。身為工程師，他擁有不同的技能。他的天賦是工具而非武器，而那就是他得克服痛楚的方法。他得駕馭它，將它化為工具來激勵自己，推動自己。記住自己是多麼幸運，仍能感受到痛苦，仍能活著。

他抵達了通路匯合口，把自己推過邊緣。他只休息了一會就站了起來。

墜落使得這段通道成了水平向。他不必攀爬了；他可以用走的。或是一路跛著過去。他的腿拒絕動得更快了。

當他滑開艙蓋，看見前方可怖的景象，拉魯寧願自己的腿徹底拒絕移動。

屍體和各種屍塊散落在每一條走道上。頭顱、四肢、軀幹，殘缺與腐爛的狀況各有不一。其中許多是他的朋友，親近的朋友，死掉的朋友，從墜落中活了下來卻沒活過接下來的遭遇。

是蟲族幹的。牠們齒牙的印記刻在所有沒被牠們吃掉的東西上。尖針般的脊刺將手腳釘在牆上。嘔吐出的器官上有著消化液留下的酸漬。神經索似乎很受蟲族歡迎，甚至可能是美食；拉魯看到每個神族顱骨的神經索都被扯出來了。

他緊張地把自己的神經索纏起來。蟲族的野蠻行為解釋了他為什麼沒感應到半點船員同僚死後殘留的迴響。他們的心靈從卡拉斷開了。他祈禱他們能盡快找到喜樂與新生。

每隔幾個轉角，屍堆裡就會有一具異化蟲的屍體，上面有心靈驅動器的電擊痕跡或是被鎚鉗痛揍過的毆痕。親眼目睹這些生物真是噁心。牠們令他的感官不快。頸部突伸出的鐮狀附肢看起來很不搭調，彷彿是從其他較大的生物體硬扯下來，任意拼接在異化蟲身上的。這明顯是蟲族突變的原則：結合不同物種最兇蠻的部分，創造出更加狠毒的東西。在這類扭曲的進化中，異化蟲可說是頂尖的成就。這讓他想吐。

其他的異化蟲去了哪裡，拉魯判斷不出。在蟲族把乘員四分五裂之後，牠們很可能拋下了這艘航母。他希望如此。他懷疑自己有辦法打倒異化蟲，特別是以他現在的狀態。

他真正不安的是，在死者中看不到半個聖堂武士階級的成員。死者都是卡萊——工程師，科學家，醫官與技師——他們顯然被拋下來自生自滅。這些卡萊所殺死的蟲族數量，證明了他們的無畏與機智。他們在毫無勝算的情況下仍昂然不屈，加深了他要讓寇拉蒙德飛離瓦納斯的決心。其他的神族應該要知道他們有多勇敢。

至於聖堂武士，他不在乎有沒有人記得他們。他們發過誓要保護卡萊，可是沒有一絲跡象顯示他們曾在場保護過他的同僚與朋友。

拉魯加快跛行的步伐前往冥想間，怒氣促使他前進。

柔軟的桑慕洛根消去了拉魯的腳步聲。這段甲板布滿了這些植物的根，有人經過時才不會讓在這片房間中冥想的狂戰士或聖堂武士分心。當沒有戰鬥需要或相關職責時，聖堂武士會來航空母艦的這個區域進行訓練、休息以及讓自己的身心與卡拉同調。

他們可能大部分的人都死在這裡了。

他太急著質疑聖堂武士的忠誠了。通往冥想間的主要走廊末端是個扭曲變形的艙壁，有個狂戰士被壓扁在殘骸下頭。相鄰的通道也被類似的手法毀掉了。蟲族不只癱瘓了引擎，他們也摧毀了艦上安置附屬的神族戰士的樓層。

這看來不單純是蟲族偶然的突襲。每艘航空母艦的內部配置各有不同，反映出其設計團隊的創意。腐化飛蟲能這麼快鎖定冥想間，顯示牠們對寇拉蒙德非常熟悉。難道乘員裡有人通風報信？

他不知道自己的疑心暗示了什麼，但拉魯不喜歡思考這種事情。他是個工程師；他的工作是弄清楚錯綜複雜的電路和有問題的纜線，而不是蟲族的惡毒陰謀。他已經錯看了聖堂武士。也許他的擔憂是發瘋的前兆。或者是倖存者的罪惡感。目睹了駭人暴行後的情感創傷。

拉魯把手放在一條外露的管線上尋求支持。寇拉蒙德虛薄的脈動給了他安慰。他並不孤獨。寇拉蒙德和他都活著。它的心跳是這麼告訴他的。

可是它的心在哪裡？那道依然賦予它生命的獨特火光在何處？如果能找出來，它也許可以提供修復引擎的線索。

他展開手指，專心感應電流的流動。脈動似乎朝引擎中繼區傳播。他將手沿著管線滑曳，往反方向走，朝脈動的來源逆推回去。

當管路引著他走進主機庫時，他的內心舒緩了下來。他的痛楚也是。雖然脈動的來源在航母的更深處，拉魯花了點時間再看看機庫最後一眼，那可是他的機庫啊。

他認識這地方的每一塊角落，牆上的每一樣工具，面板上的每一道刮痕，還有每個螺帽與螺絲正確的旋扭力道。他不用看就能從工具台上數不清的相位扳手中挑出正確的尺寸，他光用手調整瓦斯管就能輕鬆加倍燃料槽的效率。

他的起居室位於營區甲板，可是機庫才是他的家；他大部分清醒的時間都花在這裡，建造和修理他的榮耀與喜悅，也就是寇拉蒙德名聞遐邇的攔截機。這些戰機安坐在停泊架上，和他先前離開時同樣閃亮輝煌。

他的手指從壁面管路滑落。他闔上眼睛。他是在做夢嗎？他靜下心，再張開眼。

所有的攔截機都停放妥當，安著連接索，機身上一點凹痕也沒有。

這不對勁。一點都不對勁。這些攔截機應該已經毀了；他還在攀越連通道的時候，坦薩兒是這麼說的。就算有一兩架攔截機奇蹟似地從蟲族的攻勢下返回航母，它們也絕不可能在沒有工程人員的全面資源與能力下恢復到完美如新的狀態。

在沒有他的情況下。

他跛著腳走向一架被他取名為弩銳的攔截機，他的「小箭」。他把手掌放在它的電漿炮上頭，冰冷的金屬緩解了他的灼痛。

然後他看到電漿炮後方的屍體，他知道自己不是在做夢。

他不忍看著他們的臉孔，雖然他不用看也能認出他們是誰。亞諾、沃塔拉、帕梅特，那群他手下做事，認真而本領高超的年輕工程師。還有薩柯波，那個又吵又鬧的薩柯波，他比拉魯老了一百歲，要不是他和坦薩兒在小事上起了齟齬，他應該已經升上第三工程師了。他肥胖的身子垂在發射控制台上，神經索像蠕蟲般堆在他的腳下。只有一道燒灼的傷口穿透他的顱骨。

拉魯回看其他的屍體，他避開不看臉龐的那些。他們都有著類似的傷口，深而燒灼的孔洞穿過他們的頭顱。沒有流血。

蟲族沒這麼俐落。這是幽能之刃的精準之作。

他再次掃視機庫，後悔沒把探照燈關掉。光線落在三個蛇狀生物身上，牠們從拉魯方才通過的通路滑行而出。蟲族刺蛇發現了他並發出嘶聲，展開甲片射出有毒的針狀脊刺。

拉魯把他的探照燈關了，蹲到 *弩銳颯* 後方。脊刺從他身邊呼嘯而過，尖聲嵌入另一架攔截機的機身。

他沒法在 *弩銳颯* 後面躲太久。但是以他的狀態，他幾乎沒辦法走路，更別說跑步了。最適合用來戰鬥的工具，幽能驅動器，掛在機庫對面的牆上。就算他真的拿到了一把，也絕對不可能一次電擊全部三隻刺蛇。他得找到更有威力的武器，不然就死定了。

Nrithaa。它就在那兒等著生鏽。它冰冷的金屬渴求著溫度。

他扯掉連接索，拉動了攔截機下方的緊急桿。雖然 *弩銳颯* 沒有 *寇拉蒙德* 艦橋的直接命令就不能出動，但多虧了拉魯安裝的獨立火控線路，電漿炮可以作動了。

刺蛇朝攔截機逼近時，*弩銳颯* 的目標感測器鎖定了牠們。拉魯跛著腳離開了機庫，離開蟲族被電漿吞沒時的尖嘯與焦灼聲。

管路引著他進入航空母艦的中央樑骨，前往一連串他以往不敢涉足的閘門。它們是從古艾爾的檜列樹上裁下來的，自從艾爾淪陷之後，這木材就成了極為珍貴的貨品。木頭上蝕刻了田園風景，令人憶起經年戰事之前那更為快樂、單純的時光。門上沒有把手也沒有鎖頭，除非知道開門的心靈指令，否則誰也進不去。

那些是通往司法官闊姐絲房間的門。當他走近時，門打開了。

拉魯明白，身為卡萊階級的他不准越過那道門。然而脈動就是從那些房間傳來的。他感覺到那流動穿過走廊，從房間裡面——

他看到了自己千年也想像不到的景象。

兩名神族向門跌撞，激烈而緊密地相擁。其中一人是坦薩兒，他發誓自己在卡拉中聽見她的逝去。另一人則是——

司法官闊姐絲？

他向後踉蹌。那不是擁抱。那是原始的爭鬥，而坦薩兒占了上風。她啟動了自己的幽能之刃，那光芒確認了他在卡拉中所感應不到的：她的對手真的是闊姐絲，寇拉蒙德神聖的指揮官，然而惡毒的傷口劃上了她一度莊嚴的面容，白色的骨節暴露在原本應該是垂掛著修長而美麗的神經索的位置。

「坦薩兒，妳在做什麼...」拉魯幾乎無法思考，他驚訝得腦海一片空白。

「愚蠢的卡萊！你應該乖乖死去的，」坦薩兒尖叫著，把幽能之刃插進司法官的腹部。

闊姐絲的雙眼突出，膚色轉暗，幽能之刃吸去了她體內的光芒。她倒下時沒有叫出聲。失去神經索代表她的死亡在卡拉中無聲無息，讓拉魯避過了那必然而來、粉碎人心的迴響。

但這沒能讓他避過震撼。這場謀殺令人無法理解。坦薩兒是聖堂武士，闊姐絲最信賴的左右手，她有朝一日也會被提名為司法官。

坦薩兒是叛徒。

「拜託，卡萊，別用你那無知的思緒來煩我了。」她用幽能之刃指著他。「你就投降吧，我下手不會讓你感到痛苦的。」

背後突然傳來的刺耳嘶聲讓拉魯輕鬆做出了選擇。

他俯身衝入司法官的房間，這輩子第一次感謝蟲族。針狀的脊刺從他身旁飛過，擊中了坦薩兒。不像闊姐絲，她的尖叫在卡拉之中響徹。

不像闊姐絲，被擊中的坦薩兒活了下來。

畏縮於她叫聲的同時，拉魯驚奇地看著坦薩兒裝甲上的護盾被擊凹卻撐住了，她用強大的幽能鞏固了防禦。她一個轉身，卸去了脊刺攻擊的全部衝力。她啟動身上第二柄幽能之刃，轉向走廊上被電漿灼傷的刺蛇。牠一定是從攔截機的攻擊中存活了下來。

「脫隊的傢伙。我要你們進森林等死的。」

刺蛇的甲片張開，發出另一輪攻擊。坦薩兒直接跳入齊射的脊刺之中。她發出一陣看不清的攻擊，把每支脊刺彈回或摧毀掉，然後在刺蛇面前著地，斬下牠的一條鐮臂。

拉魯爬回陰影裡，幾乎同情起那隻刺蛇。幾乎。

「Uhn dara ma'nakai。」

他停止爬行。這一次，這段禱文不是出自他的思緒，而是來自另一個心靈。

「Uhn dara ma'nakai。」

司法官闊姐絲看著他。她的雙眼還閃爍著一道光，映著她手中水晶項鍊的光芒，她就是用這只項鍊投射出她的思想。

拉魯知道聖堂武士階級的高階成員會攜帶項鍊作為他們心靈的透鏡。這些項鍊都有著稀有璀璨的凱達林水晶，那是古薩爾納加的神器，同時也是表彰聖堂武士身分的徽記。闊姐絲的凱達林水晶很小——小而長方，邊緣參差不齊、成色混濁，看來不值得寶貝，也不值得當成項鍊，連在礦場發現它也不值得撿起來。但是他卻沒辦法把眼神移開。這凱達林水晶的光芒雖然黯淡，卻以他熟悉的韻律脈動著：這陣脈動流過管路，帶領他穿越長廊。

這塊暗沉不起眼的水晶一定就是航空母艦的火花。闊姐絲手中握著的就是寇拉蒙德的心臟。

「Uhn dara...ma'nakai。」她的心靈向拉魯低語，然後她的雙眼化為黑色。死亡放鬆了她的手指。項鍊掉到地上，朝他滾了過來。

「敢碰那個水晶，我就讓你不得好死，到來生都在受苦。」坦薩兒站在刺蛇扭動的軀體上，一邊瞪著他，一邊把幽能之刃插進那個生物的腦袋裡最後一次。

他毫無畏懼地回視。事實是，她沒辦法讓他比現在更痛苦了。

他伸手拿向那個項鍊。

坦薩兒從屍體上跳向他。強化服的推力加上她幽能的輔助，她的移動速度快如動念。

等她著地時，他已經離開了。

凱達林水晶滋養了他。給予他力量。給予他速度。讓他覺得自己...明亮了起來。

轉瞬之間，他穿過引擎連通艙抵達會合口，用項鍊的光芒往下看——

一座森林。

巴列樹的尖頂已經萌芽綻放，不靠水與陽光而繁榮滋長。枝桠在通道中前後交錯，林葉厚得讓他幾乎看不到下方的中繼區。他差點找不到梯子。

我要殺了你我要殺了你我要殺了你

坦薩兒的思緒尾隨著他，幾乎惡毒得真能奪取他的性命。她越來越近。他抓住梯子的橫檔迅速往下爬。

他沒爬多遠，就有根樹枝像磚頭般重砸在他的神經索上。他把樹枝推開，卻讓錐狀

的樹根纏上他的腿，還有另一根樹枝像爪子般展開枝葉。它抓住拉魯的手臂把他扯下梯子。

他懸在空中，成了巴列樹的俘虜。越來越多樹枝張著葉爪朝他伸來——朝著他手中的東西。

它們想要卡達林水晶。

他掙扎，樹根卻纏得更緊。有根樹枝的孔洞滲出了可怕的樹液。一部分樹液滴到了他的胸口，燒灼感有如...*飛螳的血液*？

蟲族一定滲透了巴列樹的染色體，突變了它。即使像蟲族這般盲目，牠們還是知道這水晶是什麼。他們知道凱達林水晶的能耐。

他雙手緊握住項鍊。蟲族得把他扯碎才能拿到它。

Kill kill kill—

殺殺殺——

坦薩兒衝下梯子，用雙手的幽能之刃劈出一條路。樹根與樹枝退了開免得被斬斷。拉魯突然自由了。

而且往下掉。掉進中繼區。巴列樹葉退開的時候他看見了。

「喔，你逃不掉的。」

坦薩兒抓住他的腳，把他甩向牆壁。他撞上牆壁發出有東西碎裂的聲音，滑到底部。

這股衝擊力應該會殺死他的。這會殺死任何普通的卡萊。可是在過去的數個小時，或者數天內，拉魯從更糟的情況下撐了過來。遠遠更糟。如果他從中學到了什麼，那就是如何挨打。在這方面，他不需要水晶的協助。

他站起身朝中繼區踉蹌而行。當坦薩兒在另一端著地時，他已經收集了八條中繼纜

線和連接主動力線路的電線。

她站在拉魯的對面怒目眦視，幽能之刃發出嗡鳴，但她卻沒有攻擊。坦薩兒沒有出手，通路中游散的離子開始朝她聚集。她在召喚只有聖堂武士擁有的能力——可以將拉魯、通道甚至大半航母摧毀的幽能風暴。

「妳為什麼要這麼做？」他問道，在他趕忙接上陣列時試著拖延她。雖然凱達林水晶不平整又粗糙，它卻接上了纜線的末端，彷彿早被雕成適合的大小。「妳墮入黑暗了嗎？」

「黑暗聖堂武士？我看起來像是剪掉神經索了嗎？」坦薩兒周圍的光暈因能量而明亮。「不，卡萊，你感覺不到我的心靈，是因為我把它隱藏了起來，不讓你弱小的心靈發現。可是現在沒必要浪費功夫了。來吧，就讓你瞧瞧。」

她如洪流般釋放出的思緒衝擊他的心靈，令他為之震顫。坦薩兒毫不保留；她披露了自己背叛的一切細節，包括發現瓦納斯的蟲群，她偽造的求救信號，刻意不關上的引擎通風口，還有她造成的神族犧牲，全部都沿著一道邏輯而串連了起來，匯集在一個銳利的終端，匕首的刃鋒，筆直瞄準他最珍愛之物的心臟。

「妳...妳想毀掉寇拉蒙德。」

幽能環繞她的四肢。要不了多久，她就有足夠的力量可以用心靈衝擊殺死拉魯。

「卡萊，我們現在進入戰爭的新時代。寇拉蒙德和其他同型的航空母艦都是過往失敗的遺物了。它們是沒有效率、沒有武裝的龐然大物，耗用艦隊寶貴的資源與人力，讓優秀的聖堂武士承擔不必要的風險。蟲族在戰鬥中和我們的航空母艦交手太多次了，牠們已經記住了每艘航母獨特的布局，獨特的弱點，艦身的縫隙。我們在瓦納斯的這場失敗就和最近許多的敗仗一樣，再次證明了蟲族對這些船艦的知識已經成了本能；成為牠們基因的一部分。」

「所以妳就讓牠們把船毀掉？」

「因為我們的同胞拒絕把船毀掉啊，卡萊！他們懷舊的代價就是輸掉這場戰爭。他們耗費寶貴的時間緬懷過去，這些時間應該用來為將來做好準備。如果他們沒辦法放下這些老舊笨重的巨獸，一定要有人挺身而出斬斷他們的依戀。」

拉魯試著理解她的意思時，差點沒接好第七條纜線。她的瘋狂中裡面有幾分道理可言嗎？他是否和許多神族一樣，出於自己對寇拉蒙德與其遺產的感傷而背離了理性，背離了贏得戰爭所必要的東西？

最後一條中繼纜線朝水晶輕輕移動，像磁鐵般被吸引過去。但是他讓它們保持分離狀態。

「如果這就是妳的目的，那為什麼要派我來修理這些引擎？」他問道。

「我要你遠離攔截機。我懷疑你做了某些設計，會打壞我的計畫。我沒想到你會修正航母的方向，保住了它。卡萊，你讓我的工作變得很麻煩。」

「而你殺了我的組員。」

「必要之惡。」她的思緒堅決。不帶一絲後悔。能量在她身邊舞動，然而拉魯在她的雙眼中只看到黑暗。

他不用成為聖堂武士，也知道必要之惡並非卡斯之道。

司法官闊姐絲、亞諾、沃塔拉、帕梅特、薩柯波以及其他的乘員都為自己的工作崗位鞠躬盡瘁。他們值得更好的下場。

「妳是個殺人兇手。」

她的心靈發出蔑嗤。離子開始在坦薩兒身邊旋繞，包圍她的四肢、軀幹與神經索。

她朝拉魯伸出一隻手，他感覺到坦薩兒正在醞釀的風暴拉扯著他，彷彿一塊真空要吸去他的光芒。他將司法官的項鍊緊握在胸口。

Uhn dara ma'nakai。

他用全身的力氣把主能源線路壓進水晶的中心。如果成功的話，迸發的光芒會啟動引擎，將寇拉蒙德升空推離瓦納斯，然後把坦薩兒和他都化為星際的塵埃。

什麼都沒發生。

坦薩兒笑了。「你這盲目可悲的卡萊。你真以為我會讓你重新啟動引擎？你沒看到水晶的樣子嗎？」

凱達林水晶黯淡無光。沒有脈動。沒有生命。

「這艘航母飛不起來的。寇拉蒙德老了；它累了，它的火光滅絕了。」一陣能源旋風在坦薩兒身旁旋捲，那雙燃燒的眼是旋風當中仍有心智的證明。「它再也看不到星辰了。」

坦薩兒發出憤怒的狂嘯，釋放了風暴。拉魯立在原地，向卡斯所許諾的喜樂祈禱。

只有黑暗。

「你...做了什麼？」

那不是他的思緒。發出這思緒的人聲音尖銳，刨刮著心靈。

明亮綻放的光芒照得他眯起眼睛。光芒很美麗，是那種照亮神族生命，在孩童誕生時新燦的光芒。而且這光芒很強烈，強烈得將整個通道都沐浴在它的光輝之下。它從中繼纜線朝外溢散，流入牆上交織的主要線路。感應器的光環閃動著。排能岐管呼著氣息。通路發出低鳴。這道光芒不只是光芒。它是能量。

寇拉蒙德的引擎開始升溫。

那個水晶。凱達林水晶。太神奇了，那個未經雕琢又醜陋的小東西。它一定吸收了風暴的幽能來重新點燃自己的火光。雖然水晶中發散出的光芒讓人根本看不清它，它仍貼著拉魯的胸膛脈動著、在他的手中復甦著，它的脈動彷彿是從久遠的蟄伏中恢復的心跳。

「愚蠢的卡萊...你害死我們所有人了。」

在光芒之外，坦薩兒的黑影跪倒在地。她的幽能之刃劈啪作響。她的護甲開始崩解。她的皮膚開始碎裂。她大吼，但她的迴響卻很遙遠，彷彿她身處銀河的彼端，而拉魯的心靈卻很清澈。充滿喜樂的清澈。

他朝她伸出手。他有什麼資格評判？她雖然做出了許多惡行，但她很痛苦。她仍然和拉魯一樣，是個神族，需要光芒，他可以把光芒給予她。

「走開...」坦薩兒遮著眼避開他，避開他的光芒，彷彿那是與她對反的存在。她不牽起他的手，她讓自己的血肉凋萎，讓幽能之刃減去，她的身體緩緩消散於黑暗之中。

即使光明若此，他還是救不了坦薩兒。這場戰爭不只讓神族與蟲族和人類對立。它還讓神族自相殘殺。

她的灰燼落在一堆結晶的碎片上。他幾乎沒注意到這些碎片，因為它們完全不反射光芒。可是他認得它們長方的形狀，一如他認得自己的形體。凱達林水晶的碎片。如今漆黑而暗沉，耗盡了它的光輝與剔透。

他把雙手放回胸口。中繼區流動著光輝，流動著能量，但項鍊已經不在中央了。這兒只有——

只有他的心臟。

他的心跳與脈動同步。或者說，他的心跳就是那脈動，也就是他一路上感覺到的脈動。

當喜樂帶領他前往生命的下一個循環，光芒展露了一切：他——來自斯瑞卡丘陵，

佛瑞納斯部族的拉魯，寇拉蒙德的第三工程師——就是寇拉蒙德的火光。

Uhn dara ma'nakai。

寇拉蒙德——神族將這艘航空母艦命名為同型艦之中的「奇蹟」，它的確是個奇蹟。一個沒有指揮官或乘員而離開瓦納斯地表的奇蹟，它光滑的艦身閃耀著光輝，它的引擎熾著焰火，它的心將古艾爾的記憶帶回星辰之中。